

英国小说最高奖——布克奖获奖作品 《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冠军
根据此书改编的同名电影荣获金球奖 1996年奥斯卡金像奖九项大奖



英国病人

The (加拿大) 迈克尔·翁达杰 著
ENGLISH PATIENT



英国病人

(加拿大) 迈克尔·翁达杰 著

章欣 庆信 译

又译《英伦情人》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临)字:01-97-0464

THE ENGLISH PATIENT

Copyright ©1992 by MICHAEL ONDAATJ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copyright ©1997 by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 1997 作家出版社

Copyright ©1997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ELLEN LITERARY AGENCY.

版权所有 ©1997 中文简体字版由埃伦·勒维尼代理公司授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病人/(加拿大)翁达杰(Ondaatje, M.)著;章欣、庆信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5

ISBN 7-5063-1199-2

I. 英… II. ①翁… ②章… ③庆…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5978 号

英国病人

作者:(加拿大)迈克尔·翁达杰

译者:章欣 庆信

责任编辑:王淑丽 白冰

装帧设计:李颖明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6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00 千

印张:8.5

插页:2

印数:120 301-125 300

版次: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4 次印刷

ISBN 7-5063-1199-2/I·1187

定价:13.8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一部魅力十足的小说……令人陶醉……丰富多彩。”

——《洛杉矶时报》

“一个充满情趣的故事——迈克尔·翁达杰以自身对遥远时空的深刻感怀为根基，写成了这部意味浓厚的杰作。”

——《纽约时报书评》

“这是一部糅合了冒险、侦探、爱情、哲理等各种题材的优秀小说……迈克尔·翁达杰是一位怀有诗人之心的小说家。”

——《芝加哥论坛报》

“它那复杂深沉的神秘气氛，它那扣人心弦的抒情笔调，它那对书中角色的微妙着墨，让我们为之陶醉……《英国病人》的每一页内容都洋溢着知识与美学的深刻悸动。”

——《新闻日报》

“在这部技巧卓绝的小说中，迈克尔·翁达杰以优美而绝妙的文笔，串连起这群深陷爱情与战乱漩涡中的人们。一段段曲折而复杂的经历，一部杰出而动人的小说佳作。”

——美国名小说家 唐·德利欧

“一首如烟似幻的诗作。”

——《华盛顿邮报》

DL57/30

“我相信，大部分在座的各位，都还记得在一九三九年那次寻找泽祖拉绿洲的沙漠勘探中所发生的悲剧：杰弗里·克利夫顿不幸丧命于基尔夫·克尔比尔高地，之后他的妻子凯瑟琳也随即失踪。

“在今晚的会议开始之前，我不得不带着同情与伤感，向各位提及这悲剧性的事件。

“今晚讲授的课程……”

摘自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伦敦
地理协会会议记录

目 录

别 墅	(1)
在濒临荒芜的废墟之中	(22)
有时候是一团火	(57)
开罗南部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八年.....	(113)
凯瑟琳.....	(128)
一架被埋葬的飞机.....	(139)
就地拆除.....	(157)
神圣的树林.....	(178)
游泳者洞穴.....	(196)
八月.....	(230)

别 墅

她一直在花园里干活，这会儿则站直了身子，眺望远方。她感觉到天气有了变化。又刮起了一阵大风，空气中响起一阵闷雷的声音，那棵高大的丝柏也随之摇曳起来。她转身朝坡上的房子走去，爬过一道矮墙，感觉到雨点已打在自己裸露的臂上。她穿过凉亭，迅速走进屋内。

她没有在厨房逗留，直接登上隐没在黑暗中的楼梯，沿着长长的走廊继续前行。灯光从一道敞开的房门射出，洒在长廊的尽头。

她走进房间，这里是另一个花园——墙壁和天花板上绘有树木和凉亭。那个男人躺在床上，微风吹抚着他的身子。在她进屋时，他缓缓地转过头来。

每隔四天，她便会擦洗一次他那黝黑的身体，先是从伤残的双脚开始。她沾湿一块毛巾，举到他的脚踝上方拧下水来。听到他发出喃喃的声音，她抬起头，看见了他的微笑。胫骨以上是烧伤程度最严重的部分，深紫红色，连骨头也露出来了。

她照顾他已有好几个月了，因此对他的身体非常熟悉。耶稣的髌骨，她想。他就是她绝望的圣者。他没垫枕头，仰面平躺在床上，望着涂绘在天花板上的树叶、树冠和那片蓝天。

她往他的胸部涂上药水。这里的烧伤程度较轻，她可以触摸。她喜爱最下方一根肋骨下凹陷的肌肤。她靠向他的肩膀，朝着他的脖子吹气，他嘟哝了一句。

“什么？”她回过神来，问道。

他掉转黝黑的脸庞，一双灰色的眼睛直视着她。她把手伸进了口袋，取出李子。她用牙齿咬去李子皮，去掉内核，把果肉塞进他的嘴里。

他的低语，牵引着身旁这位年轻护士的心。与他一起进入临死前的这几个月里，他一直在挖掘回忆的深井。

那人缓缓地对着房间叙述一段段杂乱无章的往事。他在这个绘制而成的花园之中醒来，周围是蔓生的鲜花和参天大树的枝干。他想起了野餐时，曾有一个女人亲吻过他现在已经烧成紫红色的身体。

“我已在沙漠里待了好几个星期，而且根本忘了仰望月亮。”他说。就像一个已婚的男人，与妻子共同居家度日，却从不正眼瞧一下她的脸庞。这不是由于怠慢而犯下的过错，而是因为心有旁骛。

他的眼睛盯着年轻护士的脸。只要她动一下脑袋，他的目光就会顺着她移转。她倾身向前：“你怎么受的伤？”

已近傍晚。他用指背抚弄着床单。

“我感觉到自己燃烧着掉进了沙漠。”

“他们发现了我，用木棍组合成一条小船，把我拖过沙漠。我们是在一片沙海里，有时则要穿过干涸的河床。那些游牧民

族的贝都因人^①。我的飞机坠了下去，沙堆顿时起了火。他们看见我赤裸地从火中走了出来，我头上的帽子着了火。他们把我绑在一个摇篮里，然后带着我一溜烟往前跑，脚步声劈啪作响。

“贝都因人知道火。同时，他们也知道从一九三九年起就开始从天上掉下来的飞机。他们的一些工具和用具都是用飞机和战车残骸的金属材料做成的。这时正在进行空战。他们可以听出受损飞机发出的嗡嗡声，他们也知道怎么在那些残骸之中穿行。驾驶舱的一个螺丝钉，也能成为他们灵活运用的零件。我也许是第一个从燃烧的飞机中活着钻出来的人——一个脑袋着火的人。他们并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也不了解他们的部落。”

“你是谁？”

“我不知道。你老是问我。”

“你说过你是英国人。”

夜里，他从来都不会累得想要入睡。她总是从楼下的书房随手拿出一本书，然后读给他听。蜡烛照亮了打开的书页，映亮了年轻护士动人的面容，隐约地照出了装饰墙壁的那片树木和景观。他听着她念书，像喝水一样吞下她的话。

如果天冷了，她就轻轻爬到床上，躺在他的身边。她只要一碰到他，就会弄痛他，连那纤细的手腕都碰不得。

有时到了凌晨两点，他还睡不着，只能在黑暗中睁着眼睛。

在看见绿洲之前，他就闻到了它的味道。空气有着水的味道，还有沙沙作响的声音——那是棕榈树和缰绳。摇摆的锡罐发出深沉的声音，表示里面装满了水。

他们把油膏浇在大块软布上，把布盖在他身上。他被涂上了油膏。

他可以察觉到那个沉默的人总是待在他身旁。每隔十四个小时，他就会在夜幕降临时打开软布，在黑暗之中检查他的皮肤。当那人弯腰的时候，他能闻到他呼吸的气息。

他又是没穿衣服，赤身裸体，而旁边就是那架燃烧的飞机。他们在他身上铺上一层层灰色毛毡。他想知道是哪个伟大的民族发现了他。是哪个国家发明了这些软软的枣子，那种由他身边的那个人嚼了几口，然后塞进他嘴里的枣子。在与这些人相处的时候，他记不得自己来自何方。他只知道，他自己也许就是他在空中交战的敌人。

后来，到了比萨的医院时，他觉得自己看见了那个人的脸，那个每晚都会来到他身边，嚼软了枣子，再送进他嘴里的人。

那些夜晚毫无色彩——没有演讲和歌唱。在他醒了以后，贝都因人停止了这一切。他身处一个看来像吊床的祭坛之上，空泛地想象着自己周围聚有上百人，其中也许只有两个人发现了他，从他头上摘下那顶火帽。而他也只能根据随着枣子进入嘴中的唾液味道或奔跑的脚步声，来辨认他们。

她会坐在那里读书，书本则被摇曳的灯光映照着。她不时会打量一下别墅的走廊。这里曾是一家战时医院，她曾与别的护士住在这里，后来她们陆续走了。战火就这样向北边蔓延，而如今战争几乎已经要结束了。

在这些日子里，她感到自己身陷囹圄，而书是惟一通往外界的门。它们成了她的半个世界。她坐在床头桌前，弯着腰，读着有关印度那个小孩的故事。那个孩子学会了记住托盘中的

各种珠宝和物品。教师们把盘子掷来掷去。教会了他方言，教会了他记忆的诀窍，他们教会了他逃脱被催眠的人。

那本书摊在她的腿上。她意识到自己五分多钟以来，一直看着书上渗过水的地方，以及有人为了做记号而在第十七页边角留下的折痕。她抚平了这一页，心中起了一阵骚动，像是一只老鼠跑过天花板，或是一只飞蛾在夜里落到窗户上。她朝长廊那头望去，尽管那里现在没有住着任何人——除了她和这名英国病人，圣吉洛拉莫别墅没有别人。房子那头的果园被炸得坑坑洼洼，她在里面种了蔬菜，足够他们食用。每隔一阵子，会有一个人从城里过来，她就会拿肥皂、床单和这个战时医院剩下的东西，与其交换别的日常用品——一些豆子，一些肉。那人曾给她两瓶葡萄酒，此后每晚当她躺在英国人身边看着他睡着后，她就会煞有其事地给自己倒上一小杯，然后把它放回床头柜上，继续阅读正在看的书。

为英国人读的那些书——不管他是否认真地听——情节支离破碎，就像是被暴风雨冲垮的公路，故事缺头少尾，仿佛被蝗虫吞噬过的织锦，仿佛被轰炸震松的灰泥，到了夜晚就会从壁画处掉下来。

她和英国人现在居住的别墅就很像这个样子。有些房间一片狼藉，根本进不去。月光和雨水经由一个弹坑渗进了楼下的书房，书房的一角放着一把永远是湿漉漉的安乐椅。

就书中不全的情节而言，她并不担心英国人是否介意。她也不为遗失的章节做摘要概述。她只是拿出那本书，说道“九十六页”或“一百一十一页”。这是惟一的出处。她抓起他的双手贴到自己脸上，闻着它们——它们仍有生病的气味。

“你的手越来越粗了。”他说。

“拔草拔蓟，挖这挖那。”

“小心一点。我告诉过你要留意危险。”

“我知道。”

接着她开始读书。

她的父亲跟她谈过手，是跟狗爪子有关的事。每当她的父亲和狗单独待在屋里时，他会弯腰闻一闻爪子的底部。他会说，这好像来自一个白兰地酒杯的气息，这是世上最了不起的气味！芬芳怡人！带着惊心动魄的旅途传说！她会故作反感，但是狗爪的确是很好奇：它的气味从来不会让人联想起肮脏与污秽。它是一座大教堂！她的父亲曾说：某某人的花园，某块草地，从樱草属植物中间走过——爪子显示了这只动物白天踏过的所有小路。

天花板上一阵骚动，像是一只老鼠窜过。她又将目光从书本上移开，抬起头来观看。

他们揭下敷在他脸上的草药。这一天有日蚀，他们正在等着日蚀。他在哪里？这个懂得预测天气和光线的民族是什么文明国家？不是阿赫马就是阿比亚德，因为他们肯定是西北方沙漠的一个部落。他们逮到了一个来自空中的人，用绿洲芦苇编成面罩盖住他的脸。他现在能辨别芳草的方向了。这世界上他心爱的花园是基尤^①的芳草园，色彩缤纷，就像山上的榕木层次分明。

他凝视笼罩于日蚀下的大地。他们这时已经教会他抬起胳膊，自宇宙之中指引力量进入他的体内。他躺在毛毡和树枝做成的轿子中，看见昏暗的天空中，火鸟从他的眼前逝去。

他的皮肤总是被浇上油膏，总是被黑暗淹没。一天晚上，他似乎听到了风声，过了一会儿，声音停了，他也带着渴望睡着了——他渴望着那个像是从鸟的喉咙发出的柔弱声音。也许

是火鸟，或是被人放进缝了一半的外衣口袋里的一只狐狸。

第二天，当他又被用布包住时，他听到了青草的沙沙声——黑暗之中发出的噪音。到了黎明，毛毡被打开了，他看见一张长着人类脑袋的桌子朝他移了过来，后来他才意识到那是一个人扛着一个巨大的扁担，扁担上挂着用长度不等的绳子和铁丝绑起来的几百个小瓶子，瓶子一晃动，看来就像是张水晶帘子，他的身子被裹在其中。

这个形象很像他以前临摹的大部分天使长[●]画像。那时他是一个学童，从来都弄不清楚一个人的身体怎么能有地方长出这样一对翅膀。那人迈着大步，那么平稳，瓶子几乎都没倾斜。一道水晶的波浪，一个天使长，瓶中的油膏被太阳烤热了，抹到皮肤上时，仿佛是专门为了治伤而加了热。在他身后是转化的亮光——在烟雾和尘沙中闪烁着的蓝色和其它色彩。微弱的玻璃声，多样的色彩，威武的步伐，还有他的脸庞，像是长枪一样，又瘦又黑。

凑近一看，玻璃粗糙，喷过了沙，已经失去了文明的光泽。每一个瓶子都有一个很小的塞子。那人用牙齿咬下塞子，含在嘴里，把这瓶的油膏和另一个瓶子的油膏——第二个瓶塞，也含在他嘴里——混在一起。长着翅膀的他，弯腰站在仰卧的那具烧伤躯体旁边，将两根棍子深深插入沙子里，然后卸下六尺长的扁担，将它用那两根棍子平衡支撑着。他从自己的铺子下面走了出来。他跪了下来，来到被火烧伤的飞行员跟前，伸出冰冷的双手扶起他。

在这条从苏丹北部到吉萨，又名“四十天路”的骆驼道上，行人都认识他。遇上商队，他就交换香料和水，然后跋涉于绿洲和水边的营地之间。他穿着这件挂满了小瓶子的大衣走出暴风沙，耳朵塞着另外两个小木塞，所以他看来似乎就是一

个容器，这个行商的医生，这个油膏、香水和灵丹妙药之王，这个施洗礼者。他会走进营地，在任何一个伤员面前架起这道瓶帘。

他在这个烧伤患者旁边蹲下，盘腿而坐，仰身向后，连看都没看就抓了某些瓶子。打开每一个小瓶子以后，香味散发了出来。这是海的气息、铁锈的气味。墨水、沙泥、箭木、甲醛、石蜡、乙醚……杂乱的气味搅在一起。远处的骆驼闻到了，于是尖叫起来。他开始往他的胸部揉擦着黑绿色的药膏。这是磨碎的孔雀骨头，是从西边或南边的阿拉伯居住区换来的——是治疗皮肤伤口的最佳药材。

在厨房和被炸毁的小教堂之间，有个门通往椭圆形的书房。那里似乎是个安全的地方，只是在悬挂肖像的墙壁上有一个大洞，那是炮弹炸的——两个月前迫击炮对别墅炸了一阵。房间其余的地方已习惯了这个大大的“伤口”，承受着天气的转换，星光的照耀，还有小鸟的歌唱。里面放着一张沙发，一架套了灰色布罩的钢琴，一个制成了标本的黑熊脑袋。高高的书架靠着墙壁，上面堆着无数本书。最靠近这个墙壁的书架饱经了风雨的欺凌，书的重量增加了一倍。闪电一再闯进屋子，照亮了钢琴和地毯。

对面是已被木板钉死的落地窗。如果落地窗开着，她就可以从书房走到凉亭，然后带着一颗忏悔的心迈出三十六步，经过小教堂，来到一片已被炸得千疮百孔而不存在昔日青翠模样的草地。撤离的时候，德军在许多房子里埋了地雷，所以闲置不用的房间——就像这一间——为了安全起见都被封了，房门与门框被钉在一起。

她蹑手蹑脚溜进屋里，走进了午后的幽暗之中。她心中清楚存在着危险。她站住不动，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重量正压在木质地板上，心想这份重量很可能引发某个机关。她的双脚踏在尘土之中。惟一的光亮从迫击炮炸出的窟窿照了进来，那个锯齿般的圆洞直对天空。

哐啷一声，像是拆卸金属的声音。她抽出了《大地英豪》，在半明半暗中，看到封面上的蔚蓝天空、湖泊，以及前景的那个印第安人，她的心中一阵激动。然后，仿佛屋里有人不能惊动，她倒着往回走，为了安全起见踩着自己的脚印——这也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游戏。从这些脚步来看，似乎她进了房间之后，整个血肉之躯就不知去向了。她关上房门，重新弄好警告的封条。

她来到英国病人的房间，坐到窗台上面，一边是绘画的墙壁，一边是山谷。她打开书本，书已紧紧地贴在一起。她觉得自己像是鲁滨逊，找到一本沉入海中以后被冲到了岸上而晾干的。一七五七年的叙事小说，N·C·韦思插图。如同所有最好的书一样，这本书有一页插图目录，每一幅插图都有一行文字说明。

她走进了故事之中，知道当自己从那里出来的时候，会感到像是体验了别人的生活。随着情节的推展回到二十年前，她的身子浮沉在句子和片段之中，仿佛一觉醒来，一时想不起来做了什么梦而觉得头重脚轻。

这个意大利小镇是西北通道的要塞，曾被围困了一个多月，轰炸集中于周围分布着果园的两座别墅和修道院。果园种着苹果和李子。麦迪奇别墅住着将军们。上面一点就是圣吉洛

拉莫别墅，这里从前是一个女修道院，像城堡般的城垛建筑使它成了德军的最后一个据点——一百多名士兵住在这里。随着山镇开始受到炮火的袭击，这里被炸得土崩瓦解，像海上的战舰一样摇摇欲沉。那些士兵从果园的帐篷里搬到昔日的女修道院，住进了拥挤的房间。小教堂的一部分已被炸毁，别墅顶楼的一部分也被炸塌。盟军最后接收了这个房子，把它改成了医院，封死了通往三楼的楼梯。一截烟囱和屋顶在战火中逃过了一劫。

其他的护士和伤员都搬到南面一个较安全的地点去了，而她和英国人则坚持留了下来。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们因为断了电觉得很冷——有些面朝山谷的房间还没了墙壁。她只要打开一道门，就可能会看到墙边放着一张潮湿的床，上面盖着树叶。房门大开，户外景致清晰可见，有些房间已经成了敞门的鸟舍。

士兵们撤走时放了一把火，楼梯的下半截已在大火中烧掉了。她去了书房，取来了二十本书，把它们钉在地板上，一本叠着一本，重新修好了楼梯最底端的两阶。大多数的椅子被拿来生火。书房的安乐椅仍在那里，它总是湿的，夜间的暴风雨总透过迫击炮弹炸出的窟窿淋得它透湿。湿透的东西在一九四五年的四月都没有被烧毁。

床只剩下几张。她本人喜欢在房子里面居无定所，打地铺睡吊床，有时睡在英国病人的房间，有时睡在走廊，一切取决于气温、风向和光线。到了清晨，她卷起被褥，用绳子绑好。现在的天气暖和了些，她打开了更多的房间，好让黑暗的角落通风，并让阳光照在潮湿的地方。有时到了夜间，她打开房门，睡在墙壁倒塌的房间。她睡在房间边缘的小床上，面对飘移的星辰和移动的云彩，在雷电的怒吼声中醒来。她年方二

十，年少轻狂，毫不顾及安危，毫不惧怕书房可能埋着地雷，也不在意夜晚把她惊醒的雷声。严冬过后，她有许多事要忙，因此时常待在黑暗的屋里。她走进了曾被士兵们弄脏的房间，里面的家具已被烧掉了。她清走了树叶、粪便和烧焦的桌子。她生活得像一个流浪汉，而在另一个地方，英国病人却像一个国王，安睡在床上。

从外观看来，这个地方似乎已被炸毁了。室外的楼梯被炸掉了半截，栏杆悬挂在半空。他们过着饱一顿饥一顿的生活，时刻都有危险。到了夜里，他们不会多点上一支蜡烛，害怕土匪途经这里毁坏了一切。他们安然无恙，仅仅因为别墅似乎已经成了废墟。经历了这场战争，她给自己立下了几条原则。她再也不会听任别人发号施令，也不会为任何伟大的目的尽什么义务。她只打算照顾那位烧伤患者。

她在花园和果园里工作。她从炸毁的小教堂搬来了六英尺高的十字架，把它竖在苗床上，挂上沙丁鱼的空罐头，装扮成一个稻草人。每当起风的时候，空罐头就会叮当作响。当她置身于别墅之中时，她会从废墟旁走到被烛火照亮的壁龛，那里放着收拾整齐的皮箱，皮箱里除了一些信件、几件折叠好的衣服和一个装了医疗用品的铁匣子之外，没有多少其它东西。她已清出了别墅的一小部分。如果愿意的话，她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都烧掉。

她在黑暗的走廊划起一根火柴，点燃了蜡烛。烛光照亮了她的双肩。她跪了下来，双手放在大腿上，吸进了硫磺的气味。她想象着自己吸进了光明。

她退后几步，拿出一根粉笔在木质地板上画了一个方格。